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北京钱粮胡同，海关宿舍大院，我家一间屋的窗外，有古老的海棠树，正值仲春，满树海棠花盛开，真是个吐丹砂，丝垂翠缕。张爱玲说海棠无香，大概是因为她没在北京住过，没有在从明代开到清代再开到新时代的古海棠树下，置身在盛开的海棠花构成的华盖中，体验过那海棠花的气息，确实不是馥郁的芬芳，淡淡的，水气盈鼻，沁人心脾，那应该也是一种香，或者说，不是香，却胜于香。

那天，我快满十三岁，坐在自家窗台上，在那海棠花的气息中，读一本书。忽然听到银铃般的笑声，抬眼看，原来是她。她比我大五六岁吧，是对面那家的小保姆，来自农村，还没有脱尽村气。她有一张胖圆的脸，头发又黑又浓，额上有刘海，梳两根粗大的辫子，末梢用扎眼的花布头系成蝴蝶结。

她问我：“又看书啦？”我就把那本书的封面展示给她。她笑嘻嘻地问：“又换一本啦？你怎么有那么多书呀？”我得意地宣称：“我的书可多啦！”跳下窗台，去屋里把我装书的一个抽屉取下，抱在胸前，再到窗前向她展示。我挑出几本，让她看封面，她大概正为雇主家洗完衣服，双手湿漉漉，不敢接过去细看，我就告诉她，那都是童话书，那时候我最钟爱的

童话书是美国鲍姆写的《绿野仙踪》，意大利罗大里写的《洋葱头历险记》，还有本苏联作家写的《哈哈镜王国历险记》。我问：“你想借哪本？”她只是憨笑。忽然那边有雇主叫她，她转身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根本没上过学，是个文盲。

五年以后，我家要从那个宿舍大院迁出，先要把一些家具箱笼装车运走，一些邻居看到，提前来话别，她也出现了，她已经剪掉了双辮，是一头茂密的短发，脸颊上像开放着海棠花，她对我说：“你真行呀！原来你不光是看书，还写书！”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书，只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，但是院里不少人都夸张地说我“写书”，她也就这么认为。

那一别以后，我再没有遇到过她，而且，应该说把她忘记了。但是前几天睡梦里忽然回到钱粮胡同那个院落，出现的一个镜头，就是我抱着放书的抽屉，让她挑去借读，背景是盛开的海棠花，而且那海棠花特有的气息，竟氤氲在梦境中。

电话那头喋喋不休的话语，在我听来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很想结束这样的一场通话，但是却不能。在继续听对方不断来还不耐烦。很讨厌这样

的时刻，有时候甚至不能容忍。但是，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些元素组成的。胡适说：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。”

不炒股，也躲不开股市的洪水猛兽。这不，昨天办公室来了一位，跟我说要回家，立即。回家干吗？我问。搞“价值投资”去，在这里混太没价值了。我说本人孤陋寡闻，能说具体点吗？他说，准备炒股，准备巴菲特那样。我说，你回家后，准备每天干什么？他说，看书，上网，做家务。我说，你这是要退休的节奏啊。他是我一个学生，上高一，今年16岁。我通知他的家长来了。当着家长的面，学生给我普及了一番炒股知识，滔滔不绝，信心满满。我听得目瞪口呆。家长说，我给他一万元玩去，能办休学一段时间吗？我说，能办，不过顺便建议一下：您能不能带他去看一下心理医生？

文友Z君，退休，酷爱写作，和我一起混迹报纸副刊，我们经常在线交流发表情况。每有文章见报，Z君都欣喜若告诉我，哪怕发在区级报纸上，稿费低得只能买一斤猪肉，自嘲说：“苍蝇大腿也是肉！”突然有一天，Z君宣布炒股，起因是有一次看女儿炒股，女儿叫他弄了玩，一不小心点错，买错了股票，居然大

醒后，有些伤感。从十几岁喜欢读书写作，如今七十多岁了，一路写下来，确实也出了不少书了。2012年把自1958年的第一篇发表出的文章，到2010年公开发表过的文字，汇集成了40卷的《刘心武文存》。2011年出了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，2012年又出了《人生有信》的集子，2013年又出了《空间感》的集子，2014年出了新的长篇小说《飘窗》，都是《文存》的延续，当然，此外还有评点《金瓶梅》的书，还有《跨世纪的文化瞭望》增订本，现在，再把2013年到2015年初写成发表而未收过集子的文字，编为一集，是再次延续自己写作跋涉的足迹，同时，也不禁问：还会有读者喜欢吗？

不知那位，海棠花树下笑吟吟，送别时眼弯弯，我该唤作姐姐的，她后来是否识字了？即使她后来始终不能读书，那么，可以断定，从她那时候对读书的我写作的我有关注有鼓励来看，她对她的儿孙，一定会培养他们读书、创造。她现在该有八十了吧？在她记忆里，还会有那与我接触的生命痛痒吗？她该记得我的名字吧？她会告诉她的丈夫儿孙乃至亲戚吗？这些人会看我的文字吗？

编这个新集子，是在马年与羊年之交。腊月二十九，村友三儿和他媳妇，兴冲冲地大老远跑来，为的是给我送来他们自制的，我最喜欢吃的炸烙馍和炸豆腐，两种美食都是很大的一包，说是我若吃不了，拿去给

我儿子一家以及其他亲友品尝。五年前三儿儿子娶媳妇，让我当证婚人，整个婚礼过程录了像，事后给了我光盘。我的若干散文随笔小小说的素材，来自三儿，以及的哥青岭，还有其他一些市井人物。我的短篇章，大多表现人性善。但是像写《飘窗》那样的作品，就还要揭示人性的灰暗面，在与三儿他们的长期相处中，观察揣摩，若作为原型取材，是否也会无情勾稽？回答是难免的。文学面对人性，只有深掘，不能含糊。其实，面对自己的灵魂，即使大体清白，也还是要严苛拷问。这样的写作心得，很难与三儿交流，但三儿从我这里期许的，也不是什么文学讨论，我们相好，只是因为彼此间没有摩擦力，只有亲和力。

过完元宵，新集子也就大体编成了。到端午前夕，我又补充了几篇新作。一位小我二十多岁的文化人，和我聊天时，说他对我文字的印象，可以概括为一个字“润”。他算点中穴位了吗？于是觉得，用这个字来作为这篇序的题目，而且也作为这本书的书名，未为不可。

（《润》即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）

此市股难全 微笑的草

赚6000多元。于是另开户头，专心炒股。文章也不写了，说搜肠刮肚写一年，还不及点一下鼠标来钱多。我从此送Z君“财迷”雅号。财迷和我偶有沟通，都是这样的话题：“今天钓住一条大鱼！赚了上万！”或者：“唉，今天一条水成了4万多。心里着急，还要劝小姑子：“不管了，眼不见为净。”提心吊胆几年，做了各种假设安慰自己：假如如失窃啦，假如买了汽车还要跟着耗费汽油啦……直到今年四月份，10万又回来了，赶紧清仓开溜，浑身一阵轻松，从阴沟里爬出来似的。

混迹小城博客网站几年，熟识了一个股评家。此人写起股评来头头是道，眉飞色舞。看多了之后，也看出点名堂，连我都会写了。比如大涨，就写：今天，市场继续多日上涨的态势，整体向上的趋势依然保持良好，整体来看，市场依然处于良性循环之中。如果不涨不跌，就写：今日市场总体不温不火，但就市场表现出的气势而言，有上涨的趋势。如果跌得鼻青脸肿，就写：今日两市全面下跌，但市场人士分析，国内将有多项经济利好政策出台，或许会刺激市场重振雄风。结论就是：股市无风险，有钱尽管砸。可是，天晓得！

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

科索沃群山中，有条九世纪的古道，从伊斯坦布尔通到维也纳。

古道上座山坡，山坡上有个七世纪时建造的东正教古教堂。东正教的教堂燃蜡烛的地方通常有一高一低两个，高的那个烛池是给活着的人祝福的，低的那个是为死去的亲人燃烛用的。我在高的那个烛池里看到了一排蜡烛，八个，整整齐齐排成一列，好像一家人亲亲热热地团聚。在经历了家中亲人相继离世后，才会对这样齐齐燃烧着的八根蜡烛所代表的生者祝福这样感动。

八朵小火苗在空气里跳跃着，长着一双大大黑眼睛的白衣耶稣在古老的墙上俯视着它们，白衣耶稣是七世纪留下的湿壁画，十四个世纪以来，他看到过多少根蜡烛这样燃烧呢。

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城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，许多被我们这边淘汰的东西还在安静地用着，让时间慢慢地打磨。超级市场里摆着进口自美国的

这条街的安静，五颜六色的街面，蓝色的门、灰墙、黄色的窗子、白色的窗子、红色电话亭……全都关着，蒙着一层细灰。教堂是灰白色的，石头造就，在初升的阳光中呈现为蛋黄。忽然，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冲着我大喊起来，

她以为我是在对她们拍照，怒气冲冲地指着我。我忽然明白她们是妓女，赶紧收起照相机逃开了。

人类发明了照相机，但是人类骨子里不喜欢照相机，尤其是当它对着自己。人们不喜欢镜头对着他们没有戴好面具的时刻。照相机天然地被世界赋予一种道德感，你可以拍这个，你可以拍那个。它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，你要像这台机器一样不动声色地按快门，你只有当小偷。偷拍，你已经被押在道德的审判席上了。世界说，拍这个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世界认为照相机不怀好意。除非他们准备好的时候，当他们具有了意义，像某某。某个明星，某种表情，某种情绪、某种正确的意义。

摄影的价值正在于无意义。镜头朝着这面，那面就处于黑暗中，而也许正是这黑暗的、意义缺失的部分，才是生活的真相所在。一幅照片会带我们去往事实中不存在的方向。

快门按下的时刻，并不知道那将是什么，意味着什么，仅仅是看了一眼，心动。摄影家永远是闯入禁区的小偷，就是那些女士对此不以为然，世界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，拍那些名堂干什么？世界

多美！照相机令我带着恶意。只要一拿出来，世界的表情就变了，他要干什么？世界本来光明正大，现在却准备掩饰。

这个早晨，我看见这三条街，它们相交于一个十字路口。我只是觉得光线好，那位妇人的白裙子吸引了最强的光。街道有几块颜色，红的、黄的、紫色的，光谱丰富，也吸引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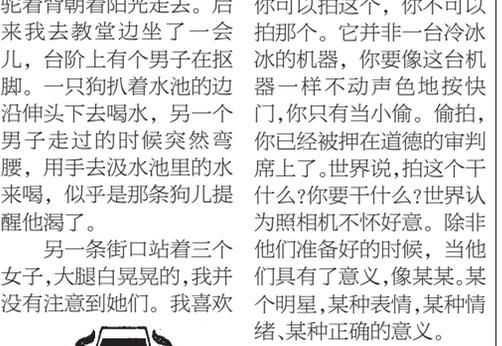
我。如果我只展示图片，不说按快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，观众一定以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早晨。其实我的处境就像穿过一个封闭的村庄，狗群恶吼起来，我魂飞魄散。日后，多年后，我再看这些照片，多么安静。一切都烟消云散。这正是生活最隐秘的价值，它超越了现场的道德感。我信任的是这个。



麦德林城的一个晨 暗盒笔记之十八 于坚文/摄影

最时尚的运动鞋，而隔壁的教堂建造于16世纪，四百年从未打样。我早起，在古老的街道上走，小贩已经推着一车子黄生生的香蕉穿过斑马线了。少年在街心跑步，女子牵着狗在人行道上一边走一边打着呵欠。另一条街空空荡荡，一位穿白色长裙的老妇从家门出来，骑着背着阳光走去。后来我去教堂边坐了一会儿，台阶上有个男子在抠脚。一只狗扒着水池的边沿伸头下去喝水，另一个男子走过的时候突然弯腰，用手去汲水池里的水来喝，似乎是那条狗儿提醒他渴了。

另一条街口站着三个女子，大腿白晃晃的，我并没有注意到她们。我喜欢



1938年我从广东回上海，只会说广州话，不能进上海学校。当时广东人学校只有岭南中学一家，原在江湾，八一三抗战爆发，校址在敌占区，它临时搬到大新公司（今中百一店）四楼。大新公司的老板是广东人，大概给岭南中学开方便之门吧。我父亲认识学校的教务长曹先生，我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，父亲就请曹先生到大三元吃饭，带我见他，托他让我入学，曹先生一口答应，只是看到我穿广东式短衫裤，太土了，让我父亲带我到ABC内衣公司买工装裤。那是当时中学生的流行服饰，父亲照办了。

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大新公司四楼上课。公司要到十点钟才开门，我是从后门上楼的。第一天办好手续，还给我一个小本本，每天到学校上课，家长要填上离家时间，到学校由校方签字，放学时校方填上离校时间，回到家由家长签字。正是战争时期，上海有点乱，学校怕路上有问题，学生走失，所以想出这个办法。我们就这样白天在大新公司四楼上上课，早晨上屋顶的游乐场做早操。

中午休息，我就在大新公司楼上外面街景。外面一边是南京路，一边是虞洽卿路（今西藏路），两条路的拐角是著名的新世界游乐场，南京路北边的新世界还有地道穿过南京路通到南边的新世界。父亲带我进新世界玩过，还可以骑驴子。最显眼并让我记住的，是新世界旁边有一家很大的白玫瑰美发厅。

大新公司上午开门以后，就热闹了。大新公司当时有个新花样，就是楼下装了自动扶梯，可以上到二楼三楼，这种自动扶梯别处是没有的，所以来乘的人很多。可是我们学生用不上，因为它只上不下。

回家我沿着南京路朝东走到四川路，家在四川路北京路，到四川路口拐弯走不远就到了。当时的南京路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，路还是同样的路，只是两旁店铺都变了。这里讲两件印象较深的事。

当时先施公司如今改为上海服装商店，现在商店楼下橱窗和外面马路之间有条长廊作为人行道。这条长廊其实原先是没有的，橱窗紧靠着人行道。是解放后扩大南京路，才让橱窗缩进去，开出了这条长廊作为人行道。

就在福建路口今天张小泉刀剪店的地方，有一座小庙让我感到奇怪。这么热闹摩登的南京路，怎么会有一座这么老式的小庙呢？里面有样东西更特别，就是不同岁数的人各有一个塑像，说明这个岁数的人当年运数如何。连我这个中学生也知道，这太荒谬了，同岁数的人那么多，怎能运数一样？战争中就死了不少人，却还有许多人活着在作战和工作呢！也就在这座庙上面有算命先生“真左笔”的招牌，原来这位广东算命先生搬到这里来了。他原先住在虹口四川路桥脚那排房子里。我刚到上海就到四川路桥南边看日军占领的虹口，看见过他的招牌。我的父亲和哥哥请他批过命，现在看起来全不灵。我哥哥寿命比他批的要短得多，而我父亲的寿命却比他批的长多了！

我就这样在南京路上来来去去，在大新公司四楼读了一个学期，岭南中学就停办了，从此上海再也没有广东人的学校。接下来我进了英国人办的雷士德中学，不再天天走南京路。

多美！照相机令我带着恶意。只要一拿出来，世界的表情就变了，他要干什么？世界本来光明正大，现在却准备掩饰。

这个早晨，我看见这三条街，它们相交于一个十字路口。我只是觉得光线好，那位妇人的白裙子吸引了最强的光。街道有几块颜色，红的、黄的、紫色的，光谱丰富，也吸引着

我。如果我只展示图片，不说按快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，观众一定以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早晨。其实我的处境就像穿过一个封闭的村庄，狗群恶吼起来，我魂飞魄散。日后，多年后，我再看这些照片，多么安静。一切都烟消云散。这正是生活最隐秘的价值，它超越了现场的道德感。我信任的是这个。



十日谈 要躺着数钱，持股就要有耐心，请看日本栏。 股市人生